

第一棵咖啡树

来到文昌市南阳镇石人坡村口，再走一段蜿蜒的村路，便寻到了邝家院子，海南岛第一棵咖啡树，就是被引种落地生根于此。刚到院子，村民邝祥垂就迎了出来，今年63岁的他已是邝家第四代传人了，他热情地领我们去看咖啡树，一段从前旧事娓娓道来：

邝祥垂的曾祖父邝世连生于1880年，于1898年投奔到马来亚的外家大舅，但却因不适应当地的生活习惯，半年后就回来了，带回了咖啡树的种子。最初的种子被栽在文昌老家，但只种活了12株。

一般咖啡树的树龄在二三十年，多则四五十年，但这12株咖啡树却抗住了生命的代谢，在1981年2月7日出版的《海南日报》上，一篇题为“咖啡树王”的文章就记录下了这段历史：

文昌县南阳公社高星大队石人坡生产队，有一株已生长八十三年的咖啡树，它虽几经台风等自然灾害的袭击，但至今仍然枝繁叶茂，年年结果累累，寿命古老仍枝繁叶茂，看不出半点老态。当地人都称它为“咖啡树王”。

邝祥垂一家也沿袭了自己加工咖啡豆、喝咖啡的传统，据他回忆，在20世纪80年代，新加坡、日本等国内外记者都慕名而来采访拍照，邝祥垂一家就会亲自烘焙咖啡豆、煮咖啡，招待远方的宾客。

遗憾的是，在2000年，由于邝家修盖房子，这12株咖啡树都被砍掉了，如今原迹已无法寻到，但它的二代、三代树却仍存活在邝家的房前屋后，生机勃勃地繁衍了数十年。这几株咖啡树枝头仍有新生枝叶，叶片肥厚，叶脉清晰，果实硕大。邝祥垂告诉记者：这是利比利卡大粒种，几十年间，不乏有人来求购种子，甚至想把整棵树买走。

老树森森，远山如黛，日出月落，时光在静默中交替。这几株咖啡树就这样伫立在邝家庭院，守着海南第一棵咖啡树的基因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。

海南咖啡最先种植地文昌 “歌必欧”里忆流年

文/见习记者 邱江华 海南日报记者 李佳飞

福山咖啡、兴隆咖啡名扬四海，引得游人不辞路遥只为一品。殊不知，海南咖啡的起源、第一棵咖啡树的引种是在文昌。

一颗咖啡豆，漂洋过海，历经沉浮，落地生根。当你端起一杯咖啡，可曾想过百年前它的飘摇之旅；当你抿过一口咖啡，脑海中又是否会浮现古老的铁锅炒咖啡之景？且请倒一杯咖啡，慢慢追忆流年往事。



邝后人邝祥垂向记者展示其利比利卡大粒种咖啡豆。
海南日报记者 李佳飞 摄



1981年《海南日报》对海南岛最早引种的咖啡树的报道。
海南日报记者 李佳飞 摄



咖啡产业之兴落

8月19日下午3时许，正是下午茶的时光。漫步文昌街头，走到文昌市迈号中学附近一家“中西茶楼”的小店，只见食客众多，小店几十平的空间显然不够，在店外树荫下多摆了几套桌椅，也被坐得满满当当。

“老板，来一杯‘歌必欧’”，有食客吆喝。“歌必欧”是海南话里的黑咖啡，一杯“歌必欧”，配上一盘小点心，人均不到十元，就是文昌传统的下午茶了。“我外公就是当时下南洋的，回来后带回了喝咖啡的习惯，一杯黑咖啡，加一大勺炼奶或糖，如今喝了三四十年还是这个味道”，一食客说。

轻抿一口“歌必欧”，厚重的苦味在唇齿间漫开，再用勺子舀一口沉在杯底的炼奶，又甜到发齁。原本象征优雅和奢侈的咖啡文化，在文昌街头市井被演绎得朴素而独特。实际上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很少有人接触到咖啡，但在海南岛，尤其是文昌，由于对外往来密切，大量的农民、渔夫早已喝上了咖啡。在这里，喝咖啡是一种世代沿袭的生活习惯，无关品质，无关情怀。

走出茶店近两三百米，就看到文昌昌茂食品有限公司的工厂，这里曾是20世纪90年代文昌规模数一数二的咖啡贸易加工厂，它的主人韩朝光先生亲历了整个文昌咖啡产业最辉煌的时期……

1978年，当时还是农民的韩朝光决定“下海”，去挣钱改变生活。借助现有的资源，1979年韩朝光开始做咖啡贸易，一开始单枪匹马，后来与人合伙开办了咖啡贸易加工厂，韩朝光主要负责咖啡采购。不输于祖辈下南洋挣生活的拼劲，韩朝光跑遍了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谈生意，“经常一出去就是一年，老婆都等哭了”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1990年代中期，韩朝光的生意逐渐成熟，当时工厂里有来自海南各地的工人数百名，方圆千里都知道迈号最出名的就是咖啡。几年下来，工厂累计供应咖啡豆约七百吨，甚至兴隆的咖啡豆都是由此供应的。

进入21世纪，随着咖啡市场需求增大，政府扶持力度也不断加大，兴隆、福山、母山等一批海南特色咖啡品牌奋战市场，文昌咖啡却囿于交通、政策等因素，逐渐沉寂下来。

“当时迈号咖啡几乎垄断了海南咖啡的供应渠道，但现在通信太发达了，任何品牌都不缺渠道”，谈起往事，韩朝光是遗憾的，迈号咖啡本可以走得更远。■

文昌迈号等地种植的大粒种咖啡豆。
海南日报记者 李佳飞 摄

漂洋过海到文昌

作为舶来品，咖啡如何进入海南落地生根，这背后又是一段故事。

早在唐代，海南岛已是南海中西航线之要冲，到了宋代，载着香料、茶叶、陶瓷的舟楫往来流转。据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、唐玲玲夫妇的《清代海南移民的新趋势》一文介绍，清代鸦片战争后，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，咸丰十年（1860年）签订的《中英北京条约》里清廷正式准许华民出国做工。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，恭亲王奕訢与英法两国驻京公使签订沿海各省招工章程，其中一条即是“中国政府允许华工自由出洋”，自此开启了沿海人民出洋打工的热潮。

海口被辟为通商口岸时，东南亚英、荷、法殖民地正大搞开发，垦荒、开矿、筑路、设工程，需要大量劳动力，在此背景下一大批穷困的海南人纷纷奔向南洋谋生。据相关资料统计，从1876年至1898年的23年间，通过客运出洋的琼侨人数达24.47万人次左右，平均每年1万余人次出洋，其中文昌人占半数以上。

据陈铭枢《海南岛志》记载：“民国以来，远游之风益盛，其久客致巨富者殊不乏人。各县在外侨民最多者当首推文昌，约9万人。次则琼山、琼东……俱有数千人。”

当时文昌县有句民谚：“坐闲洞封，不如去番。”意思是在家闲着无业，不如下南洋谋生，由此可以推断出，出洋谋生者多为贫弱细民，他们孤身一人去讨生活，不带家眷，也不打算在外永久定居，他们有着强烈的乡土观念，发家致富后往往反哺故土。

“文昌人士在南洋经商，每年汇返之款约有七八百万”，大量的资金流入，促进了文昌的发展，建商店、盖洋楼，铺前镇胜利街一幢幢饱尝岁月沧桑的骑楼，就是那个年代的缩影。

与资金一起流入的，还有物产与生活习惯。源自西洋的咖啡文化，被英国殖民者带到了东南亚，尔后又经第一批下南洋的海南人流转至海南，一颗咖啡豆漂洋过海落地文昌，咖啡文化也因此在海南扎根，老百姓不仅认识了咖啡，还将喝咖啡纳入了生活习惯，成为独特的文化现象。

1946年《琼崖农业研究会》出版的《海南岛之产业》，统计了自1924年起海南岛咖啡历年的输入情况，1924年是4900斤、1925年是9790斤，1927年竟达到38397斤。由此可见当时海南咖啡市场之火热。

